

江南的儿子

献给《风景旧曾谙》潘鸿海艺术展

许江

潘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半多的时间。每念他的离去既含悲情又蕴温情。先生溘然仙逝是其悲，先生对我们的无尽关爱如被如照，始终温暖我们的心。今天我们在以画展的方式来怀念他，正是我们同心共愿的真情。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江南之子，细把江南图将好景。我们在这里重新看到这些熟悉的风景、熟悉的画，我们能不忆江南，能不怀念这位江南的杰出之子？

潘鸿海老师一生艺海跋涉，以油画为主，兼涉水墨。早年还与人合作，以一套水粉组画《鲁迅》而名重艺坛。苏轼有著名的诗句：鸿飞那复计东西。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常以“鸿”的书写来自比，故创造出历史上“雪泥鸿爪”的意象，其内涵是自述人生如鸿风飞，却从容面对，不计僵蹇。在潘老师的性格中，亦蕴着这样一份洒脱。鸿既是他的名，更凝着一份豁达开拓的神。潘老师一生画江南水乡，说他是江南的儿子，毫不为奇。他把水乡画出一种苏绣一般的细腻光泽，一种古砚浓墨、琅玕温润的清风雅韵，一种江南流水磨出来的古韵清奇的油画之美。

潘鸿海老师的名字都带着水，水乡便是他的挚爱。我在2006年的一篇评说他的水乡油画的文章中，曾称他为“水乡的守望者”。在那里边，我描写他的水乡油画有三重网：青瓦白墙是一重网，廊桥烟树是又一重网，水乡的倒影中传来悠悠的桨声，荡开涟漪，轻轻地摇着，那又是一重网，三重网摇曳着如梦的水乡。在中国，当人们这

样地谈到水乡，就一定会谈到潘鸿海，谈到他的油画。

中华文化有一份深远的抒情传统。屈原《九章·惜诵》中悲歌：“惜诵以致愍兮，发愤以抒情。真情的吟诵而产生忧悯之心，悲愤的兴发将传递感情。如是抒情的传统，将人心中的志向悲怨，以诗画的风雅展现出来，所谓情兼雅怨，兴来抒情。油画进入中国，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抒情，抒中国式的乡情。这个问题尤其在新中国之后得以重视，水乡成为中国油画家最活跃的场所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某种时代的感情从油画中溢出，在西南渐成伤痕美术，在江南集成水乡的古典抒情。一批青年油画家突破油画的造型、色彩、构成等形式语言的思考，扎入水乡的古老和诗性之中，来寻找一种乡土的表达。潘鸿海先生便是其中不断尝试、淬化成风的一个。他的水乡，欣欣然如若青山，既有柔美蕴意，又含荒远气韵。他化荒远于小桥流水之间，解寒碧入春树浓影之烟，塑成一种独特的水乡之美。那些春阳与古树，黛瓦与青石，深影与涟漪，织成一种如丝如绸的韵味，如砚如墨的油质，织成一种水乡特有的抒情之风。如是风韵，一如江南，既满目风和日丽，又十足遗响悲风。这样的江南，这样的水乡，这样交互作用的抒情传统，形塑了潘老师几十年不变的油画特点，也蕴藏着今天这个展览的诗性风华。

水乡实质上是江南山水的缩影，水乡本非一物，而是万物。水乡好比一个世界，穿插，用这种迷濛之气带出万物的情态。

化万物于一身之中，合万物的秩序为一体。我曾和潘老师一道在水乡写生数日。他画水乡，有一种快感。他很轻松，借眼前的结构，将黛瓦白墙、瓦苔墙草一次带出，水乡的气息油然而生。那一舟而兼数十百舟，一水而兼数百百水。潘老师反反复复的水乡生活，水乡写生。他人在水乡，心与物游，则水乡之意幡然洞见。这正是潘老师的水乡味象的妙法。水乡不是瞬间的视觉，也不是逼近真实的简单摹绘，而是贯穿于春夏秋冬、阴晴冷暖的综观。通过这种综观，潘老师心随水乡游，举手兴来，取象会意，俯仰往还，远近增答，让自己的心灵活在水乡自然中。所谓综观，是依照经验之总体而构成的完整的世界图景。它超越了一个人的瞬间感受和意念，将其一生的历练与胸襟置入江南水乡的聚散之中。每当这样的时候，他所面对的实景，都只是造化之间、天人之间的中介，通过它们，潘老师领悟和洞见了水乡天地的化变，并寄以诗意超然的深情。斜阳外，寒鸦数点，流水绕孤村。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。这些正是潘老师水乡油画的莘莘诗注。

《说文》有言：“水，准也。相对于山，水主德，为平势、和势。此之所以水乡涵山川之灵，敏空濛之秀。潘老师笔下的水乡，荡漾着的正是这样一份平和之气势。潘老师的油画用笔很自由，水色弥漫，油色蹁跹，总有一种水乡的迷濛。春树、石桥、流水、老墙，组成一簇簇的平面，开散聚合，起承转合，用这种迷濛之气带出万物的情态。

画论中常有“形与无形、似与不似”的讨论。潘老师的水乡诸象，朴实天真，却格外有生气。他善于在诸物的呈现中，笔随气运而呈常形，形随势变而又无常形。在绘画的笔色变化中，虚实相向，万物相生，进而心动情动，诸象由是进入心物两造、交相互动、共同生发的状态。潘老师还画了许多水乡的女性。这些女性有水的骨肉，又有水的神韵。江南水与渔家女成了一种江南水乡的天风华的配置，漂浮着白香山、东坡老笔下的绵绵诗意，又是一份普天之下的江南人谙熟的心灵风景。屋有传承，水有流转，石存岁月，人存风韵。这正是潘老师水乡油画的诗意图语。这个语言，虽时有纤浓之累，却清奇满目，悠远动人，其笔下既接续着油画古朴深厚的韵味，又充满着江南悠远的诗意图，水乡中悠悠荡漾着的本然的乡愁。

如上是我在潘鸿海老师的作品中，拈出三方面诗性特点：抒情雅怨，那深远而动人的雅怨相兼的抒情传统，味象超然，那水乡之意的味然度见；心随笔转，那心物两造的诗性语言。多少蓬莱旧事，空回首，烟霭纷纷。风景旧曾谙，我们再次沉浸在潘老师的水乡诗情，在他的水光潋滟、烟霭纷纷的绘画中，咏然追怀。他像赤子般依恋母亲，揭示出江南端庄，水乡秀美。今天，我们将这些美一一拈出，一片水色作贡品，满目江天祭乃师，以这些诗性的美，悼怀潘鸿海先生，悼怀他的杰出的艺心与师风。

2024年8月8日

熟悉的味道

本报记者 唐永明

不知不觉，潘鸿海老师故去已一年多，但犹如昨日。8月9日下午，记者去浙江美术馆参加了《风景旧曾谙——潘鸿海油画艺术展》，现场人头攒动，碰到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朋友。

当那些熟悉的作品，以原作的方式悬挂在空旷的展厅里，在聚光灯照射下散发着油画特有的气息，心中还是有所悸动。那是一种熟悉的味道，一如多少次，去潘老师的画室闻到的味道。

潘老师总是在一句“来了啊”的寒暄中，起身泡上一杯浓香的绿茶，在茶香和油彩媒介的香味混合交融中，再递上一支烟，我们用烟味将上述这两种气味完全覆盖，包括他架上画了一半、尚未完成的作品。

潘老师的家属遵循他生前的愿望，将80余件大大小小的作品，全部捐赠给了国家，由浙江美术馆收藏，使其艺术精神能够有序传承，惠及大众百姓。不禁令人肃然起敬。这虽然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，但其同样也是一笔价值不菲的物质财富，捐赠项目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家属的一致认可与彼此信任，可见家风传承之正。

这是一个老艺术家筚路蓝缕，用毕生心血凝结的愿望。如今这些作品有这样一个归宿，值得欣喜和高兴。至少，我们以后如果怀念潘老师，想看他的作品的时候，还找得到去处。

与潘鸿海老师交往比较多，但其中有



潘鸿海 柿子红了 90x120cm 油画 2012年

二件事记忆特别深刻，在这个时间节点写出来，聊作纪念。事情虽小，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其艺术和为人做事的原则。

有一次杭州油画院一起去松阳写生采风，由于年龄原因他不太喜欢在外面直接写生，总是拿着相机去寻找入画的风景，然后回画室再创作。我便陪着他一路翻山，走高爬低。他总是有自己独到的眼光来选择风景，在一处并不起眼的被村民废

弃的老屋前，他停下脚步，观望思索一番之后左拍右拍，似乎十分钟情，我很疑惑，便问他，这样杂乱的地方能画出彩？他笑笑不语。我便也应付跟着拍了几张这个场景。过后觉得这种资料没啥大用，便早就忘了这事。

直到某一天在他的画室里突然见到这幅《柿子红了》作品，十分惊艳，这不就是我熟视无睹的那个场景吗！这才明白，艺术家

的选择有多么重要，往往会在被我们熟视无睹的场景里，找到韵律、找到节奏，找到心仪的色彩、找到美的画面。潘老师既有着独到的眼光，也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，他一个字都没说，就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

另一件事是，潘老师应邀接受“中华五千年百年追梦”重大主题创作任务，要画一幅表现良渚题材的历史画《玉馨良渚》，作品以三联画的构图组织方式，艺术地重构了理想化的史前人类社会图景，描绘出江南伊甸园的美好清丽与富饶繁华。从采风、拍摄资料，到构思、创作草图、上大稿，他和助手汪文斌老师一起，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时间。期间我去过几次他们的工作室，算是见证了这个过程，也了解其中众多细节和故事。于是在他邀我写一篇关于这件作品的创作手记时，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前后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，写了将近万字的创作综述，用于画册出版。潘老师执意要付我稿酬，我断然拒绝，说以我的工作性质，写这个也不算啥难事。没想到，过了几天，潘老师竟然提着一大袋整整十条中华烟给我，让我非收下不可。把钱转化成实物，可见其不肯欠人情的决心，也使得我只能惭愧地收下这份情谊。

自古量小失友，度大聚朋。潘鸿海老师以自己的宽容大度和人格魅力吸引了许多朋友在其身边。